

- 一、自行車通勤節能減碳並可健身，尤其是市區交通紊亂空氣汙染嚴重，更是全球都會趨勢，自行車通勤是上班族或學生要將腳踏車成為交通工具，成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實施都會自行車通勤，必須先有嚴密交通規劃。但事實上腳踏車通勤最重要的元素即為自行車道，如無專用車道，自行車通勤根本是治標不治本，甚至交通壅塞改善成效還未見，自行車交通事故反日漸頻仍。
- 二、道路上的交通工具必有路權，內政部警政署決定修改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明確規範自行車也有路權，未來自行車除了可行駛自行車道、慢車道，一般道路上將有「隱形車道」，只要距邊線、側溝、停車格外一公尺內，都是自行車合法路權；但是這只是「理論車道」，距馬路邊線、側溝一公尺距離內，會是什麼樣的行車環境？騎腳踏車通勤儘管好處多多，民眾最關心的還是安全問題，都會區交通混亂有目共睹，如果讓以人力前進速度最慢的腳踏車，混在都會現的車陣中，與卡車、公車、計程車及摩托車爭道，有誰放心將自己在學的兒女及上班的家人，在這樣的環境中通勤？
- 三、已開發國家早就了解都會交通無法滿足所有運具，要解決這個難題必須排出優先順序，既然交通建設是為了人而存在，勿庸置疑人必須排在第一位，而車輛尤其是私人車輛，就得依序往後站，歐美許多都會區主政者，早就傾力規劃大眾運輸系統，以求都會區通勤不需使用私人運具的目標；在達成目標後就開始「懲罰」私人運具，採取的行動包括：限制私人車輛進入都會區、收取進城費、提高市內停車費等。
- 四、自行車通勤，當然也是解決市區交通問題的方法之一，但是自行車不是沒有交通問題，交通尖峰時刻馬路上盡是爭道的自行車騎士，也是一種夢魘。鑑此都會區內自行車必須限量；法國巴黎實施公共自行車制度，就是希望騎士都使用公共運具，而不是每人都去買一台車；公共自行車要如自用車般方便取用，就得廣建租賃站，巴黎兩萬輛公共自行車，就設了一千五百個租賃站，三百公尺之內必可找到存取地點；另外就是廣建自行車道，可讓自行車騎士也有幹道可行。換言之；大都會欲推動自行車通勤，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建立自行車道，現今若將自行車視為行人，不僅自行車上人行道，連騎樓內也見自行車橫行，但是自行車畢竟仍具備「車」的條件，單位應闢出自行車專用道，人車共行的權宜之計並不適當。

（五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我國與甘比亞斷交，政府若能藉此機會釐清國人一些觀念，就國家長期利益言，本席認為是好事一樁。此次斷交固然是外交上的衝擊，但問題在於，這個衝擊能不能讓我們重新思考：台灣外交工作的定位與任務究竟是什麼？要採什麼方法達到目標？事實上；台灣已到了該思考所謂「邦交國」存在意義的時刻。若有一天，台灣面對零邦交國的處境，是否表示台灣在國際上就真的淪為孤兒而寸

步難行？近年來；台紐、台日、台星所簽訂的各種協定，以及爭取國民免簽證待遇上的成果，不都是我們外交工作實際的成就與進展？擺脫維繫邦交國的迷思，爭取實質外交關係更大的突破，恐怕是我們外交工作上勢必面對及進行的「思想解放」。台灣國際困境是結構性的難題，而不是銀子多寡、武器良窳的問題。在打破邦交國迷思之後，我們應該確立台灣外交工作的核心價值與核心任務，就是透過各種努力，在人道救援、環境變遷、貧富差距、文化創意一系列重要的國際課題上發揮獨特價值，作出實質貢獻，從而「讓世界愛台灣」。也唯有台灣獲得來自國際社會的這種真實的敬重，台灣的安全保障與邦誼才能獲得真正的鞏固。同樣的；兩岸愈能在對外政策的步調上趨向一致，就愈能減少資源的消耗，將力量集中解決在更重要的課題上，如此，當是國家民族之福，也才是兩岸民眾之福，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 一、與非洲甘比亞斷交事當然遺憾，但國人應同舟共濟，支持政府的決定，不再接受外交勒索。據事後側面了解，我國援助甘比亞的計畫，無論是快艇、訓練中心都陸續完工移交，賈梅總統又向台北要求巨額貸款，遭我方拒絕。謂斷交是賈梅總統的「個人」決定，並不為過。雖然這僅是甘比亞的特例，但代表了目前仍與我有邦交的 22 個國家中，有可能還有為了短暫、甚至個人利益，無所不用其極。
- 二、過去政府以金錢捐贈、貸款等方式，籠絡邦交國，但在現今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急升之際，證明此種「競相喊價」方式，不僅不利於真正外交關係之拓展與維持，亦不利於現階段經濟處於困頓的台灣，且極容易遭弱小國家對我予取予求。政府的活路外交，雖暫時終止我國一直以來遭受外交勒索局面，力圖以「人道外交」、「藝術文化外交」穩定並開展更為積極的外交局面。然而，甘比亞與我斷交，證明政府對邦交國外交工作之穩定，仍應更加努力。
- 三、外交工作之進行，是長期的深耕努力，由政府起頭帶領、支持外館工作，由外館朝在地化、務實化的方式，與各國結交真摯情誼。即使這種情誼可能由私人情誼開展，然而這對受限於國際現實面的台灣而言，卻是有可能進展的方式之一。此外，兩岸關係的和解是否真能促使大陸與我在外交上互相諒解，停止互挖邦交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否則，任何外交休兵政策帶來的都只會是短暫和平。如果只是追求短暫的外交關係，不見外交工作的真正落實，無論是否會發生骨牌效應，恐怕還是會有更多國家，並不願與我繼續維持外交關係。

四、政府推動兩岸外交休兵及活路外交以來，的確使我們的外交領域較以前平靜許多，也省下許多不必要的冤枉錢，以及防止一些可能的外交弊端；但面對外交衝擊，更重要的問題在於，這個衝擊能不能讓我們重新思考：台灣外交工作的定位與任務究竟是什麼？又要採用什麼方法達到目標？事實告訴我們：台灣到了該思考所謂「邦交國」存在意義的時刻。擺脫維繫邦交國的迷思，爭取實質外交關係更大的突破，恐怕是我們外交工作上勢必面對、勢必進行的「思想解放」。

五、不管從台灣國力的變化，或是兩岸力量對比的消長來看，我們的外交工作都越來越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有限資源將力量用在台美、台日、台歐以及其他重要的區域強國的關係上，而非那些在國際舞台上作用有限的國家，尤其不應在人道援外的考量外，陷入被若干國家勒索要脅的困境中。世界各國願意與台灣作朋友，發展多元化的雙邊關係，只要我們努力得宜，也能夠在非官方的關係中一步步提升交往層次，我們若只是急於維繫邦交國，認為這樣就能夠避免孤立，恐怕在現實國際架構中終將大失所望。

台灣其實很少思考，在爭取能見度之外，我們究竟應該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怎樣的角色，作出怎樣的長遠的、積極的、進步性的貢獻，也就是說，由於「世界公民」身分的闕如，也連帶使我們忘了作為世界公民可以、也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樣的思考上的限制，反而讓台灣無法開拓更寬廣的國際空間，無法贏得更多國家的敬重。

在打破邦交國迷思之後，我們應該確立台灣外交工作的核心價值與核心任務，就是透過我們內外的各種努力，在人道救援、環境變遷、貧富差距、文化創意一系列重要的國際課題上發揮獨特價值，作出實質貢獻，從而「讓世界愛台灣」。也唯有台灣獲得來自國際社會的這種真實的敬重，台灣的安全保障與邦誼才能獲得真正的鞏固。

甘比亞宣布與台斷交的同時，卻未出現與大陸建交的訊息，顯示大陸當局從維繫兩岸關係穩定的大局出發，克制了在外交戰場上與台灣的短兵相接。但更積極的意義與思考在於，兩岸面對翻雲覆雨的甘比亞之流，真正需要的不是互挖牆角，而應該是彼此協調，一致對外。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兩岸間雖然仍有很多障礙要克服，但逐步建立在對外政策上相互協調的默契則是關係到振興中華民族的大事，兩岸越能在對外政策的步調上趨向一致，就越能減少資源的消耗，將力量集中解決在更重要的課題上，如此，當是國家民族之福，也是兩岸民眾之福。

（五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如何活化廢校校區注入新的生命力？籲請政府正視。公立學校校舍屬政府所有，也是全民所有，應依最大公共利益來運用。台灣地小人稠，故實在不應浪費這些寶貴的校園空間，尤其不少學校校舍建築本身就具有歷史意義，且與當地居民生活有著深厚的情感連結，冒然拆除